



时光深处小火车

■ 施崇伟

这是一列从1915年的晨雾中驶出的小火车，铁轨已从最初的60厘米“寸轨”，拓成1米的“米轨”。深褐色的木枕之间，100多年来嵌进多少露水与霜痕，如今已无从辨认，只留下一片静默的黝黑。

此刻，小火车正停靠在云南建水——这座在元代被称为“临安路”的古城站台上。车站是旧制，墙壁是被岁月反复浸染后，辨不清是黄还是灰的底色。木格窗的漆，斑驳如同翻旧了的线装书封皮。站台上安静地搁着几件旧物——一个生着厚锈的行李推车、一只圆肚的茶水保温桶。午后的阳光将它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投射在粗糙的水泥地上，仿佛时光随手勾勒出的几笔素描。

午后2点半，汽笛响了。不是尖锐的嘶鸣，而是从钢铁胸膛深处发出的一声浑厚而悠长的吐纳，仿佛缓缓推开那层笼罩在站台上方的时光之纱。

列车动了。车厢是明净的鲜黄色，像几截刚刚挤出颜料管的暖调原色。这抹亮黄在滇南无垠的绿野间徐徐移动，并不显得扎眼，倒像大地这本厚重典籍里，一枚会走动的书签。

车轮滚动，与铁轨咬合时，发出“咣当——咣当——”的节拍。望向窗外，蓝天白云下，水田如一块块温润的碧玉，嫩绿的秧苗排队其间。远处，白墙灰瓦的农舍静卧在绿毯上，偶尔，一树繁密的石榴花火一般地闯入眼帘，旋即又退去。这样的速度刚刚好，它容许目光在荷叶上多停留片刻，容许思

绪跟随着田埂上水牛尾巴悠闲的摆动……

第一站，双龙桥。17个半圆的桥孔，连同中央那座巍峨的三重檐阁楼，被雨后微涨的河水温柔托起，又在如镜的水面投下对称的倒影。虚与实，历史与此刻，被这盈盈一水无缝衔接，俨然构成一座通往另一重时空的画廊。

双龙桥始建于乾隆年间，建成于道光之时。行走其上，青石板温润中透着微凉，石缝里苔藓茸茸，是时间最温柔的注脚。据说十年前，它的影像曾作为100幅“美丽中国”之一远渡重洋，成为递给世界的一张石质名片。

桥头，有老人守着竹篮，里面是红艳的草莓与赭褐的花生。亭子里，一位老者正引吭高歌，沙哑的歌声穿透湿润的空气。在这里，古老与鲜活，庄严与尘俗，并非对峙，而是共生。历史也仿佛只是换了种方式，在烟火人间里继续呼吸。

第二站，乡会桥。这是一座小巧、鹅黄墙身配着墨绿窗棂的法式建筑，带着异国的情致，却安然栖居于中国的田园。妻子讶异：“老车站竟这般洋气？”我告诉她，这条铁路的脉管里，流淌着来自法国的技术基因。

车站内是另一番天地。花砖铺地，纹样依然清晰；老式吊扇静止在高处，像收拢翅膀的铁鸟；墙角，一架旧唱机沉默着，但金色的喇叭口仿佛在等待一段慵懒的爵士乐降临。空气里，浮动着旧纸张、陈年木头与一丝想象中咖啡香混合的气息。推开那扇绿漆木门，一步跨出，便是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被雨水洗得发亮的



田野，植物的清气与泥土的腥甜扑面而来。农人们在不远的水田里，弯腰采收一种叫作“马蹄莲”的块茎。初看那场景与姿态，我竟误认作是江南的采菱图，他们古铜色的剪影，与田间那抹缓缓移动的明黄，一动一静，相映成趣。

终点站，团山。这是一个完整、依然在此聚居而居。步入高墙夹峙的窄巷，仿佛一脚踩进时间的褶皱，现世的喧嚣被彻底滤去。这里的宅院方正规整，没有江南园林的婉转迂回，透着滇南大户的笃实与厚重。三坊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，格局严谨如一部世代相传的家族法典。精美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，含蓄地隐在门头、梁枋、柱础的细节里。

最动人的，是那些从历史砖缝隙里挣扎出来的生机。几乎每堵老墙的肩头，都披挂着瀑布般的凌霄花，橙红灼目，映着青灰的瓦，像沉默史册边缘最烈焰般的批注。村心空地上，一株仙人掌枝桠戟张，执拗地向着蓝天探出一个倔强的问号。由旧庙改成的“乡愁书院”内，光线幽微，书香静谧，正当我沉浸于一册关于本地风物的小集时，一束光亮无征兆地从天井斜射进来，落在我摊开的书页上。光柱中，尘埃如微小的金属，漫漫飞舞。墙上有行小字，此刻被这束光悄然点亮：“书是一阵风，吹散烦恼乌云；书是一阵雨，滋润心灵成长。”

回程时，夕阳开始为万物镶上金边。车厢的亮黄被染得更深、更醇，像渐渐融化

的蜜糖。车内的人们，脸上浮着漫游一日后舒适的倦意，眼神却是满足而平和的。

傍晚6点半，列车稳稳停住。陪伴了一路的“咣当”声戛然而止，一段被压缩的时光之旅，安静地落幕了。

我站起身，回望那列静卧在浓淡暮色里的小火车，它不仅仅是一样交通工具，而是一根坚韧的线，连接昨天与今天、此岸与彼岸。它更是一把温柔的刻刀，在这近13公里的短暂旅程里，为每个愿意倾听的过客，浅浅刻下一痕印记，那是关于文明层叠、生命常新，以及如何带着历史的馈赠继续走向前去的思考。

小火车开往的不是远方，而是我们共同的昨天。而当我们将昨天归来，今天，也已被悄然照亮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栗香漫过

旧时光



图片由AI生成

■ 周小盟

晚上下班后，漫步在小城的街头巷尾，忽然闻到一层薄薄的、温暖的焦香。风一吹，那焦香便从巷口悠悠荡荡飘来。抬头一望，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炒板栗的小摊，黝黑的砂粒裹着褐红的栗子，在铲下翻滚、碰撞，噼啪轻裂声中，热气腾腾地漫开一团团白雾。摊主挥着大铲，手法娴熟地翻炒，身影在雾气里上下起伏。抵抗不住美味的诱惑，立刻买了一袋刚出锅的板栗，咬开一个，黄灿灿的果仁吃到嘴里，满口甜香。

板栗这东西，似乎天生就带着人间烟火气。它不与桃李争春，也不像枣杏招摇，安安静静地藏在刺苞里生长，待到秋深，才“啪”地一声坠地，滚出一身圆润憨厚的褐红。古人早就识得它的好，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“栗在东门之外，不在园圃之间，则行道树也”。《左传》也有“行栗，表道树也”的记载。一棵栗子树可以长在院角，也可以立在山坡，无需刻意照料，秋来自然奉上一树沉甸甸的果实。

十多年前，我生活在川北山下，山上的林子里有不少野生栗子树。每年秋分过后，栗子树上的果实就会掉落，我们便成群结队去山上捡栗子。那时，孩子们捡到的大多是野生毛栗，果实比板栗小，但味道一样。捡栗子并非易事，栗苞扎手，得小心拨开，有时还得蹲下身，在落叶堆里细细翻找。运气好时，一会儿就能捡满一竹筐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在山坡上生一堆火，将捡来的栗子扔进去，听着它们在火中“砰砰”开裂，香气顺着风飘得老远。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树枝将栗子拨出来，吹掉灰，忙不迭塞进嘴里吃起来。可以说，这一枚小小的栗子，香甜了少年时代清贫的乡村生活，也香甜了以后每个琐碎

而普通的日子。

如今，栗子成了街头寻常的风景。糖炒的、蒸煮的、入菜炖汤的，各种吃法越来越多，但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糖炒板栗。据考证，糖炒栗子始于宋代，南宋诗人陆游曾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描述过一段关于炒栗子的故事：“故都李和炒栗，名闻四方，他人百计效之，终不可及。”作为一种食物，上至皇帝，下到百姓，都抵不住糖炒栗子的诱惑。

糖炒板栗也是我钟情的美食之一，每每遇到，总会买上一袋，学习或工作累了，剥开吃上几粒。偶尔休息，站在阳台，一边吃一边看窗外的田野和远山，满心烦扰便不经意间得到稀释。

古往今来，栗子得到许多文人墨客青睐。杜甫笔下，《野望因过常少仙》写钟粟皱初开，以栗待客；范成大的《良乡》通过板栗与山梨及红枣对比，一语道出板栗的甘甜滋味……文人热爱它的滋味，寻常人家也喜爱它，并非它有多贵重，而是它朴素的甘甜就像生活本身，平凡简单里藏着绵长的回甘。

栗子外壳坚硬，却拥有温柔的内里，好似某一段时光的注脚，从山野走到市井，从古时走到今日，始终带着土地的温度，沉默地向下扎根，蓬勃地向上生长，默默长大成熟。

栗香漫过街头，也漫过岁月。人们在这香气里驻足、解馋、暖手，也暖心。仿佛大家吃的不光是栗子，还有一段可感可触的生活，一种在寒凉时节里依然蒸腾着的、温暖、柔软又坚韧的生机。或许我们所向往的烟火气、所追求的生活气息，就是在这样微小如一颗栗子的甘甜里，尝出季节的深度，嚼出时光的温度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■ 熊轶

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春联者，即桃符也。”回望过去，于厚重的汗青字句间，窥见周朝人悬挂的两块桃木板，求得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之日起，春联便携着一缕缕诚挚祈愿，融进千年的记忆和血脉中，沉淀、传承、焕发，终成年年春节千家万户门楣上一道风景线。

春节前后，徜徉在大街小巷，不禁感慨，从宫廷到民间，自木板到红纸，心愿祈望以一种特殊仪式，被一代代人虔诚传递，深深刻入中国人“辞旧迎新”的精神世界，渐渐习以成俗。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。”一副副春联，承载着十二生肖轮转的吉祥，萦绕着浓浓墨香和红影，像一道道年复一年准时降临的瑞兆，宣告人间即将迎来一场盛大隆重的焕新。春播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这其中承载的不仅是每个中国人辞旧的决心，更是对大自然怀有敬畏的庄重，对时序更迭、流逝的珍惜，对吉祥、兴旺、清平与丰裕的渴望。

关于过年贴春联的时间，有人说是腊月二十八，也有人说是腊月二十九，但我记忆里贴春联是腊月三十一一大早，在母亲的催促声中，睡眼惺忪地完成一项重要仪式。大门两侧，旧年的春联早已褪色、卷角、破损，在风中摇曳，等待着与时光告别。母亲用笤帚仔细清扫门框、墙面的积尘和蛛网，露出大白墙的真底色。接着，她踩着凳子展开上联，捏住上端，我对准位置拉直，按下下面，再用胶带结实粘好。



联墨生辉

当“福”字稳稳置于大门中间，冬日阳光下焕发出一种崭新而庄重的幸福感，似乎未来一整年的困难都被拒之门外，所有的幸运、希望与暖意，都将从这扇大门涌入庭院。贴完大门，还有卧室门、厨房门、地下室、甚至车窗。平常的屋子，就这样被一点点装饰渲染出新年的底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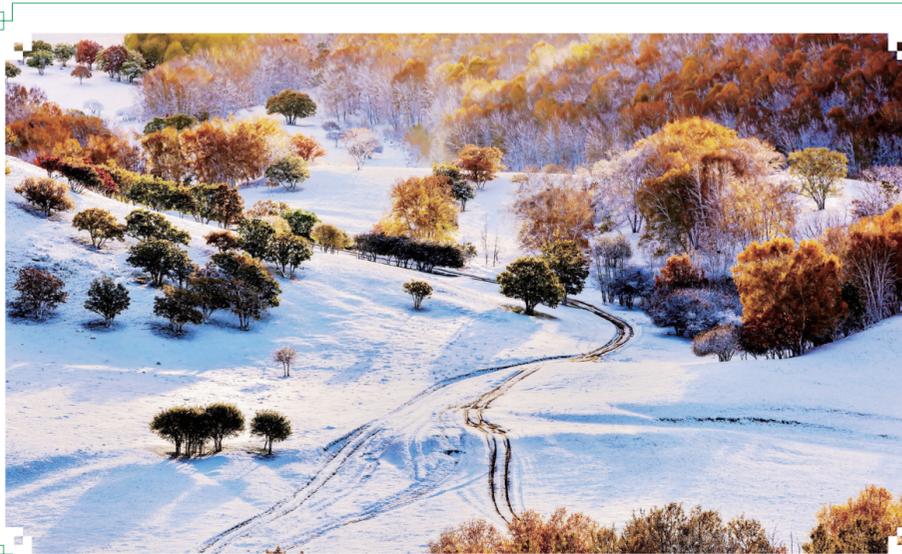
大门需要张贴的春联内容选择、题写，我家向来拒绝印刷版春联。每到除夕的前两三天，母亲会挑选好心仪的春联纸，专程登门拜访我们当地的书法老师，请一个新颖、美好、满意的联语，完成一家人旧时光与新愿景的连接。

有幸见过我的高中美术老师题写春联。记忆中，砚台里沉着早就研好的墨，火红的联纸折出隐格，平展于案头。老师的笔毫蘸饱墨汁，手腕悬起，凝神思索着文字内容与章法布局的融合，我在一旁静静看着，感觉那笔似乎有千钧分量。待他调整好状态，身体向前微俯，眉心时而聚起川字，紧接着对准隐格笔锋游走，时缓时急、时停时悬，提按顿挫间一个个字出现在眼前。老师将联纸顺势往上推，站在桌对面的母亲跟着伸手接，几分钟，一副七言春联就写好了。

看那副春联，乌黑、沉静、典雅的墨影，衬得洒金红纸鲜艳夺目。而后，老师将一套春联与福字，小心翼翼铺在旁边的空地上，生怕蹭坏了墨迹、污损了纸张。趁着字迹完全干透的功夫，母亲与老师聊过去的故事、未来的规划，待心满意足互赠吉祥话后，才整理好东西回家。

过年时，每当听见、看见来来往往的亲戚，抬头念诵春联上那抹朱红、墨黑调和的词句时，不由地心生感慨——千年前桃木板上的祈愿穿过厚重光阴，依旧准时洋溢在今日的门庭之间，尽显传承的力量。

我想，春联不仅仅是纸张简单地装饰门框，更是平凡人以最朴素的手工，为新旧岁月划出一道鲜红的分隔线，无论门内门外时光如何变迁，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的对传统文化的深情，都要在新年时进行总结，并许下“辞旧迎新”背景下那份不变的祈愿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汤青
摄于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木兰围场

雪景如画